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三十九回 孔尚書御前對局 梁監生殿角鳴冤

卻說程書到京，偶然得染春溫，恐不能與舅鳴冤，故將黃經狀詞稟告吏部，一邊在禮部告病，不能引見。誰想吏部奏表在先，而禮部具指在後，故得以觸犯天顏。其後程書得覽御批，自悔其過，訴詞請罪，始得龍顏受威。然後，乃准引見。是時，春王正月，日暖春蟬，民豐物阜，舜日堯光。一日聖主偶御養心大殿，自覺意暢神舒，宣召馬太師登朝，命取闔棋耍樂，要異餘與未闌，更取象棋對局，馬太師連放三枉。適遇孔公回朝稟告黃河竣工，聖主賜以金貂絹疋。孔公謝恩，欲退。馬太師奏曰：「臣本愚劣，非敢與陛下敵手。孔大鵬素有棋名，陛下合與手談。」

聖主聞奏，賜坐孔公。孔公固辭不敢。馬太師曰：「君命召，於禮何傷？」然後孔公方敢就位，仍將象棋對局。聖主見孔公兵車不整，而諭之曰：「聞卿素稱國手，休要守謙。」孔公聞諭埋炮，聖主推車打去，綸音一發，鎮喝將軍。孔公簽士掩將，聖主釋手，歎曰：「將之得士，猶國君之得佐也。朕亦姑上一士。」言罷，舉起右邊之士，孔公見聖主一進一退，咸有制度布成，局勢凜然。於是良久不敢發子。

聖主曰：「卿家構思已久，如何不肯推行？」孔公聽得，正在惶遽之間，不覺進馬行田。聖主哂曰：「卿家差矣。危車將伏此馬，豈可行田？」孔公曰：「退馬守車。」斯時馬太師在局外旁觀，默然不作一語。（今之徒勞觀局者，每多喧鬧。其視馬太師相去又何如耶。）須臾，聖主進卒，孔公恐遺聖諭，不敢久思，一時措手不及，竟然飛象過河。聖上勃然變色，馬太師從旁責曰：

「孔大鵬，好生大膽！先著進馬行田，聖量汪淵未究。如今復學象過河，欺君明矣！以小推大，其罪可容乎？」孔公避稟曰：「臣因方寸錯亂，原非有意欺君。伏乞陛下寬宥。」

聖主曰：「卿家督理黃河，毋得尚未妥乎？緣何方寸錯亂，司歷言之。」孔公奏曰：「不然。臣自入京以來，聞廣東冤民梁天來家中七屍八命，匍赴陛下抱告。臣想當初蒞任粵東時，經巨判斷，如何得漏？王章承命與陛下下手談，不覺忘機失度，安敢存心詐偽，藐視天顏？伏乞陛下鑒察，矜憐微臣，無任瞻感。」

聖主聽罷，遂不終局，欲召天來審訊。馬太師奏曰：「國朝九十年來，庶民未有登朝抱告者。懇陛下法外施恩，使彼得近天顏於咫尺。」聖主聞奏，恩賜監生天來。

天來受賜，整衣赴審，由長安門直入天安門，又入端門，午時至太和門。遙望西邊，有座乾清宮，右邊有個勤政殿。天來匍匐而進，俯伏丹墀。

聖主從容審訊，天來屏息低聲，徐徐而告。聖主責曰：「汝祖山被挖，不到鳴冤，妻子受災，便來控告，孝義奚在？天理何存？」天來忍氣藏聲，心無主宰，戰戰慄慄，應答不來。馬太師奏曰：「彼尚有母，恐不能以自主。埋雖不合，情有可原。伏祈陛下霽威。」聖主又責曰：「汝本健訟刁民，告官告吏，曾不知死有餘辜，還敢登朝再瀆？」天來聞責伏地泣血，不敢仰視天威。孔公代為解釋曰：「伊本愚民，非衿非職非王化不到。（本屬無知）先聖君所謂：愚而自用災及其身者也。伏望陛下姑恕其罪，使伊悉吐隱情。」

須臾，聖怒稍解，再取當日官批審判之語、被告訴詞，一一細心披覽已畢，諭孔公曰：「朕自正位以來，政治肅清，不意粵東有此虎監，慘惡異常，殊關萬方風化。卿既與朕蒞此上泊，此民此案曾經判決，斯時胡不正法，然則所恃何人，所辦何事？朕今命卿協同太監李時枚前往廣東審判梁黃二案，慎毋緩頑，以負朕意。」孔公唯唯遵命。天來稽顙謝恩而出，往見李、陳二大人，將御前審判之言告知。二大人聞說暗喜。天來復到嶺南會館，與何天爵辭行。參後跟隨欽差官船回粵，與貴興對審。未知天來

出京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